

CHLT 1060/4208

11
21

21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
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
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

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
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
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
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
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
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
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 文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
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傳說
一丈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
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
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
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

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檢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尹 傳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

正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察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人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

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使已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瞶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

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旣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玉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掌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

觀則子餘之言論風言又非舅犯可及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衰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言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强大根株

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

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幹皆有人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旣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

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

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閑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
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
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
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
籍及贅壻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
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
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
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

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
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
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
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
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
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
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
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
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
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使不奈他何○樂毅莒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
涓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知之何曰臏料龐涓
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
得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
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
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
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
卒能奮身決起著各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

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酌夙昔之願徃徃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入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參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

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
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
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
則雖疆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大
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
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
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
豈獨趙括爲之哉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竒氣踈節憤激陳義有
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
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
人之羈繫而豢養於講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
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
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
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竒氣踈
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徃徃而
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
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
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
天下士竒之矣

天下藺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

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

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
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
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
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
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
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二者一闕焉則危事
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
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
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
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
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
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之論著云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
可謂賢矣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
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
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
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
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
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
山亦有一說太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

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廉頗 蘇秦 張儀

廉頗非其悔
廉頗悔不發
十已而發于
人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人烏可久邪○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

蘇秦所以為
蘇秦
不以情
而以術激

臨事不可以情告

屈原心法

屈原下載

屈原過于忠

大節可以置之不問

合于中庸

穰侯之功

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

之桀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雎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蔣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

數輩皆主

三代

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為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旣已淪斃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

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

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間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遊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竒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

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

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隳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隳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

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隳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

相繼

仁不

温公

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問温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

也曰賈生温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為攻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
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
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
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
論之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

高碁守關二

高碁識先後

七

高帝識先後
看

以後者為先
看

下是

緣當時和詐
地無

仁義者
心

記名正罪

問漢王廣武
之會太公既
為項羽所執
不願竟求死

先後着耳若低棊即以後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

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

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

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

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着也又曰

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為利害

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

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

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

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

言亦何益哉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

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

不能假故也○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

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

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編素

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

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廣武之會太公既已

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

生

理

而反以兵攻
其心耶非耶

高祖
問高
公赦
意何
人義

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
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云使
高祖屈
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
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敝
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
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祖斬丁公赦季
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
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
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
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

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為沛公素
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
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
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名其為賊敵可乃服三軍之眾為義帝編素聲
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
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
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
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
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

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
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
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爲高帝危之班固
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
甚故平亦恥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
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
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
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
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
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
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
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旣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
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
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
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拔功利之
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
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
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
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

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
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
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
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
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
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
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
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
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
料其賢能若是耶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

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甚
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
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
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編
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
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
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
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
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
不得爲者亦天也○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

沛公之師
天下

沛公智慮
所及

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
帝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
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
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
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章如何
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
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
兒曹嘔咆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
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旣滅天下一家
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帝之法不移如山

豈兒輩咆嘔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
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
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博哉○問高祖大
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
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
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
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
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問漢高人謂其
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

高祖天資

高祖天資

寬仁其天

問沛公為

發喪與曹

挾天子以

天下未審

何

豪傑舉動

明

皇子自推上
下七分

性理大全

卷之

六

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是
置諸公於死即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
忍是無學問○問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
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
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
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
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
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
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陲峻處都行

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陲
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温公
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
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
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
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柰
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柰何若漢治其罪而殺
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

性理大全

卷之

七

三百

文帝不相實
廣國

文帝不已至
處已

文帝恭儉之
主

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
以為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
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
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
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
矣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
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
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

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
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
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
此所以流而為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名
只要理會自已亦不說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
緣黃老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
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
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
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
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

要理
已
術退一
做

都是術
數

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爲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日恐亦不解恁地臣爲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爲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爲天子大夫爲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爲漢社稷非爲己也故不敢以爲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

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
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間千載
之下卽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曰帝旣
施恩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觀諸
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已記史者亦
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
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
遺以一書而佗卽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
賈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
信之可行於蠻貊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

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
狄往往好爲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示
之者也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
雅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
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
越吏爲歉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
我必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
以文帝天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
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
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

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爲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卽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卽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平生所爲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未

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爲之
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
文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
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息之政歟曰文帝是純任
德教權剛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
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問晦翁以三
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
如何斷以人欲曰晦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不曾
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
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文帝是若似此人主更從

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問天下之
患莫大於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
卒綿遠漢之內重外輕宜若足以相制而猶有七
國之禍何邪曰周雖諸侯疆大猶能支吾數百年
先史喻爲百足蟲所以難死者扶之者多也漢七
國之禍亦自外重自此以後日以輕矣

景帝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
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
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遊則將有大人

性理大全 卷六十一
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
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
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
使合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
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
討匈奴便把呂后嫚書做題目要來揜蓋其失他
若知得此豈無修文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
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

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海內虛耗去秦始皇
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臺之悔亦是
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
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可見他
當時已白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
史大夫豈不善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
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
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
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

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棊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

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
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
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
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
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
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
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僊曾不
獲如其意蓋嘗疑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魂交黃
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入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
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

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
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知其實
無有哉今徒狃於力之所可爲而謂神仙可以力
致曾不察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
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
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問漢
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旣無軍功可
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
宏規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

漢法非三代之宏規

不侯

力何用

武帝紹堯

聖之道

丞相封侯自

始

武帝崇儒之

意

武帝激進之

美意

公孫弘明春

秋一經

利末

謂

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
 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為故事夫武帝
 崇儒之君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
 近之規以為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
 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而
 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
 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能不於
 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
 用自弘以明經而為相後之為儒者孰不欲競章
 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

武帝不善變

士大夫無復
剛心可畏

夫之心術自茲盡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
 列侯為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
 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
 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歎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此
 又武帝之不善變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
 封侯者漢史自為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
 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
 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
 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委靡與懦
 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

武帝善意
舉兩失

士大夫更張
善者以此
變法所以

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
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
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
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
此更張而不善則柰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
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
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
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

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
漢宣帝識治勢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
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
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
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
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
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
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回

以天下爲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
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
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
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
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
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
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
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
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
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

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且宣
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
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
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
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
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
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
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戶口褒賞遂起
天下俗吏之僞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名

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
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
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
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
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
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
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
以孝元爲監乎

項羽

范增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
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
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
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
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
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
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
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
三秦之險哉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
能用故爲我禽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
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
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
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
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
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
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
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
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
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
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
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
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
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

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
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
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
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帝
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
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
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
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

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旣平天下於功臣猶
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
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
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
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
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
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
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
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

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成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

都關中也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東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爲相之初首薦韓信爲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爲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淨爲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

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爲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爲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爲可罪也矣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

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周匝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所宮門闕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為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

何說為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今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踈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

與買田宅自汚意同

韓信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疆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各將未有倫儼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

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
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踈與棘門霸
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
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
是以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
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
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
蓋已不勝漢矣

張良

管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
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
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
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
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
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旣滅
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
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

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良始終爲
道 張良燒絕棧

張良爲韓報

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
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
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
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
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
徒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
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
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
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

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
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
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旣阻蜀不出其他不
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
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
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
已耳○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
竒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
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旣平功高者往往以
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

爲用張良
不盡
之術
子房
爲帝師

子房功成知

子房萬請

子房為優

子房去就下

子房義理

克終竟以菹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
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
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脩然如江湖萬里
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夫
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
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
如何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
放過未取亦不出二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
况沛公素無以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

若要做此事先來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
不可為矣大抵張良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
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
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
為君父報仇○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
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
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
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
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
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

子房全是黃

子房之

博浪沙中事

子房

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

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

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

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

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

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商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

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

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

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

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

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代

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

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

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

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

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

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

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呼秦漢以

月

子房有儒者氣象

房篤春秋

子房非有求於高帝

子房所守在義

生理大

高帝可謂明遠

諸將沙中偶

語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房因中領

卷之六十一 三百七十九

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

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著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

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

蕭何知取舍
屈伸之理

張良所以安
沛公之心

何良見明計

從者人傑

養州用入

三子智謀略

關中沛公囊
中物

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沛公之謀惟張良
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
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
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為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
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
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舉陳平王之畫略論楚之
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
為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
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

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機
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
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感
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
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
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
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
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
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
又從而協贊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

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
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
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
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
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
初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
較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
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

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
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
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
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收民於百
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
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菹醢隨之矣嗚呼
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
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
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
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

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什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因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吏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疆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名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

二子各有所

開進彭人物
力勳如何

越有功干

曹參避正堂

舍之尊
參以治齊

大下

一人休國誠

代宗臣

曹參可謂能
克已

三
風
骨
多

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
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
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
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已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
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
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

于以謂冒頓在固為子婿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
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
謬哉且子婿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
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
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
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
如之何已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
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

成子載

合
能
肯
如
之

周勃朝
衛
請

問

周勃可屬大

官

周勃未得人

臣事君之義

周勃漢伊周

請問此豈請問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
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
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
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為
漢伊周何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煞有周章處
如既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
謁皆非名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
耳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
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
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為君其臣之
者非心說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
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
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急時豈有樸實
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

陳平非心說

而臣之

陳平只是幸

而成功

大臣之義當
以王陵為正
陳平知學

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
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
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陳平雖
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
能此

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
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
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際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
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
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

知人惟帝難
之

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踈無益於國其後平專
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
帝難之信矣夫

宰相之取莫
大于是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
謂實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
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
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
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
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
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問良平不與十八侯之次
荷如

軍功中三事
最重
十八侯論三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
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
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
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
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
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
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
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

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
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
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
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
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
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
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
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
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
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

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
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
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不遏之於瓜牙未
就之初而抹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間居深念
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
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
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
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斷出於
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
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

大匡立朝狗

王陵正對

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
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
者豈獨三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
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
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
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
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
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
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
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

安山以行

心始終

母子天性

五龍夾日

濟大事當效
仁傑為法

叔孫通

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
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朱子曰叔孫通為綿絕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

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

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

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

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名而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

而後可與漢初朝廷無禮羣臣拔劍擊柱若從兩

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

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為也

而後可以有為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

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

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

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

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

却不出只為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

綿最之儀
比三代燕享
羣臣氣象不
同
魯二生見得
如此
魯二生未必
能傳孔孟之

魯以大臣
兩生

出處之間卜
事業

四皓不是
何

四皓權謀

惠帝結裏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

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奇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豈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盍亦反諸

高帝用趙堯之策
金注

四皓安劉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

繩以春秋之法則義有在

季布非有誅遠慮
賢者誠重其死

所固未明春秋之法

不終

四事

平勃忘非

張蒼有意推本

張蒼遂于律

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責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髻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

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

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

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皆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齧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

民于定國
廷尉民自以
不冤一者何
以異

定國實不勝釋之

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爲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實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乎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

知道者與天地相似

子房進于是

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

踈遜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

然耶此讒釁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

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

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

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

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

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

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

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

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傳

孔墨一言

賈誼不善學

賈誼以身任

天下

君子自重

其身

王業久而

後成

三表五餌

不自重

賈誼與無廷

賈誼其言不讓

賈誼用力亦勤

賈誼其文宏妙

賈誼非後儒能造其域

論篤者終莫之與

根脚從戰國中來

漢儒惟仲舒純粹

董相知學世之務

賈誼通達傳

董相自學問

涵養中來

二子氣象如在目中

董仲舒之言天下蒙福

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

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

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

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

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

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

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

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

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

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

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麤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

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

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

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

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

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

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

緩而不切也耶

文帝能受盡言
好處不為無助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
文帝躬脩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
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疎密太過處惟
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
俗好處誼不為無助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在禍久矣然徵之即
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
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
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

春秋交譏

袁盎不能正
其君

戰國策十之
常

賈山借秦為
喻

賈山借秦不
為過

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
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庠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
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
反聞是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
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
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
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為質誤矣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
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
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

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文帝不能用人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

李牧能有功

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

魏尚守雲中

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揚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

孫武之為將也

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駟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豈

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

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

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

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

田叔

田叔知所處

田叔知所處

孟舒為雲中守

孟舒誠長者

田叔譽人自賢

賢者

田叔善處人

母子兄弟之

間

田叔有過人之聰明

天理存心在

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

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

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

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為也雖股肱耳目

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

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禍

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

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

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

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十一

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五峰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言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

治體

景帝誅晁錯何如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十一

七國未若魯

三家

孔子處之必
有道

冕錯無傾德

重黎以服其

心

淮南王獨畏

及讀節義

則公孫車細

發蒙

天下非智力

已

汲黯寢淮

之謀

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

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

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

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

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

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

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

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

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為黯者乎

南軒張氏曰冕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

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為御中

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

是用過其才謬平生參軍事敏有籌畫一旦使之

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為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

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

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

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

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

明亦是周
其才

與作太后

不阿

節義足

相為引

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
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
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
其汙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
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
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實嬰區區復銳於為救果
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
國其不族幸矣

大夫卜式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

式助邊

顯亦不知

蚡規利賣

卜式助八家

之費

難為

式何不先
眾人而為

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
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眾人之所難為
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
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
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
章見棄式乎式何不先眾人而為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
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
姦人也

不對所

情以式爲非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曰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

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饗饗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厲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厲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厲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

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采子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

使太曰自然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大臣以爲王舅駟鈞虎而冠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

其温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己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己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

公道德

人子能盡其分

周公事業無窮

蘇武僅得典屬國

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
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
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
之忠節進不由己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
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
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
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
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為之助而無復言
其姦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

光不學之

霍光凜然屹如山嶽

學者要當觀其大節

庶幾皆德之

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屠
成功不知為入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
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
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
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
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
自號為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
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
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
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周霍雖立復
勢何如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
陳氏曰霍光伏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
踈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樵朴鄙人以其重厚故
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猶忿褊迫者所能勝
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
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
予獨疑其猶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
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

獨畏汲黯節
義

汲黯為天
敬憚

汲黯社稷
臣

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
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
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
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
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
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
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魏相 趙充國

生理大全 卷六十一 三十三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抹之風或鮮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闡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彊而西戎坐消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

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
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
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
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下風耳

丙吉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
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
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
爲不然夫宰相所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
施設而陰陽自調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

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
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
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
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
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
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
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
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
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

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
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
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
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
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
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
已矣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八亦無所難者其
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
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
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
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濫
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
遠矣

黃霸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
霸爲區處曰某所木可爲棺某亭猪可以祭吏往
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旣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
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
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

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匡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䟽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劉向 蕭望之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徂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安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

見况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果行道纔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與神仙方術之士而更主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

輩並立于朝爲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取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

夫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出書宦官其機蓋已

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汗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

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
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
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
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
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
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
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

涑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沐以尊爵厚祿
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

死班固以董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
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
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
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
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
而已况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
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溇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其
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
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
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

鄴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
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寘遭遇無
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
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
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
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
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廷見
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

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
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免焉天下之人見其苦
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
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
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
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
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
受夫莽斗筭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
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
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歟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卽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傳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爲慮以王氏爲慮當

性理大全卷之六十二
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
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
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
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
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
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
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
橫於胷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帝之
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

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
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
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
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
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
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
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其
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
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
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
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
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其
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
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
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
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
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
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

在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吳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

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爲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卽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卽涉梁氏賓客

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旣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旣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恃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

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况無以追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荆復有羔羊之節

蔡邕不以朱穆為過

東漢名節有

未盡處

光武明章一

烈

問建安以後

中州士大夫

不知曹氏不

有漢其故

何如

父兄師友自有一種議論

邪說甚于橫水猛獸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

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陳太丘道廣

王君子行已
身自有法度

直須見得分

明
墮坑落壑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甚眾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眾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壑者也

竇武 何進 陳蕃

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所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稗秕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命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

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鄒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玉允五王之禍也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至弱一也政在房闈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

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

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
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
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
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
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
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
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
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
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絀而莫知逆順之
所在則以武平口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

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他
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
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
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
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
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
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
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雖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豈亦不量彼已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籥賂醫薄醢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臣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已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

君子之道

聖人有不可及之嘆

爲三公則難

高祖洪模大

高祖非光武

所及

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審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遠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審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三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

有蕭蓋世之
豪

光武未必能
用

高祖天資極
高

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
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
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
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
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
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
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
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
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
理者類皆踈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

光武爲單
及遠之計
功臣保全
終
思慮自儒
中來
光武振起
氣
後之人君
易及
湯武之聖
至

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
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
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
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
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
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
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
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
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
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

晉儒學問素

充

儒者施于用

隨時著見

無一毫加意

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蘄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蘄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其餘往往以佔異詁訓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

董中公申
無復氣象

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性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

生理大全

卷之二

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
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
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
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
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
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
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
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
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
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

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
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
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
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
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
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
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
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
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
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

世理大全 卷之二
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嗟枯吹生自爲題榜主角眩
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
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
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
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
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先生禍福易操
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
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
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
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

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
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
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
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
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
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
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
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
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
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

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邪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俱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

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

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
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
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
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
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
雖正然益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
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
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
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
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

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
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
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
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
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
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
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
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
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
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

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爲非及其旣敗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荆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爲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

其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昔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

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看卽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圓枕嗽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旣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

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卽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人謂曹操父子爲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譴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

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

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
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
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
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
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
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
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
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
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

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
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
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
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
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
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
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
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
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

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臥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

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

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

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

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

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收尺寸地宣王受其中綢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歿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歿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

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違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若如此

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問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汝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荆取蜀若更從魏延問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為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

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便從他計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

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斑駁處○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

千戶而歸不肯徙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
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
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齧齧首
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
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
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
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
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
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
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

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
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
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
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
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
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
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素
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
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感望
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爲

助與爲多
養心之

昭烈不肯
之意

豈有

固不

魏不用魏
延之計

道理須先立
根本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
過千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
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
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壻性而無謀守長安
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危
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出斜谷又使人據箕谷
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
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
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
殺之豈可緩一纔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言

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
畏孔明便使得辛毗來遏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
出也○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
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武侯禦乎三
代之佐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
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
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豈不
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

深期言則心
可見

挽回先王
義之風
與日月同
光明

潛處有八
人所為悉不大

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
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
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
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
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
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
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
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
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

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
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
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
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
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
誠不可以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略相似其才
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為將帥則違其
才孔明使之領眾為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卷六十二
三十一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
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污下故兩生却之
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
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
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
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
學問中攙出來據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
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
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
又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

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
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
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
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曾言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
只有復漢討賊為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
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諸有忠
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

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顥之諫也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子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廈之

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顥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制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

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
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
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
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
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
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
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
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
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
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

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
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
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
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
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
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

新安吳勉學重校

